

东瀛杀机

作品
弦上月色

神秘画卷
泄露邪恶基地
中国版福尔摩斯
转战东瀛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东瀛杀机

弦上月色
著

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东瀛杀机 / 弦上月色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16.1

ISBN 978-7-221-13111-9

I. ①东… II. ①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16471 号

东瀛杀机

DONGYING SHAJI

作者 弦上月色

责任编辑 武波 李璐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

发行热线: 010-59623775 010-59623767

三河市明华印务有限公司

201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10mm × 1020mm 1/16

字数 268 千字 印张 15.25

ISBN 978-7-221-13111-9

定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·不得转载
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联系。

目 录



第一章 公寓谋杀案 / 1

一个全身白衣，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男子正双手插在口袋里微微而笑！他高挺的鼻梁，清晰的嘴唇线条，雕塑般俊美的脸庞都让人一见难忘，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微微泛着忧郁的眸子，一张纯粹东方的面孔配上一双韵味十足的眼睛，不能不说是造物主的一件完美作品！

第二章 家庭谎言 / 41

苏雨抱肩凝视着电脑屏幕中那个美丽娇艳的女人，沉声说：“邱队，莫华清昨晚的话中起码有三个很明显的漏洞，足以证明他和余美琪关系非同寻常，而且在极力维护她，甚至为了帮她洗脱嫌疑不惜对警方撒谎。”

第三章 双重身份 / 85

谢婉仪孤独地站在阳台上，觉得自己似乎在穿越时间的隧道。那些忘却的痛苦，那些深藏的悲伤，一瞬间都如潮水般卷来：浑身鲜血躺在地铁车厢里的云峰，他始终无法合上的双眼，大理石墓碑前洁白的花束……无数破碎的画面一一划过脑海。

第四章 消失的职业 / 125

众人忙起身走过去，对着神龛细细观看那上面供着的佛像，其他人还未开口，谢婉仪已经看出了端倪。她惊诧地一指佛像道：“这个女子不是……不是在香港的那场慈善拍卖会上被凤凰珠宝公司拍走的那幅《东瀛仕女图》上其中的一位画中人吗？”

第五章 海底天机 / 185

一个人影缓缓地爬进了洞里，伸长手臂拉着苏雨用力拽着。苏雨也拼命使劲，折腾了一会儿，苏雨终于被那人拽出了风洞，一下子滚落在古堡的大厅中。犹如重生了一次，他的眼睛骤然离开黑暗的环境，竭力眨着，望向那个救自己出洞的人。

第一章 公寓谋杀案

一个全身白衣，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男子正双手插在口袋里微微而笑！他高挺的鼻梁，清晰的嘴唇线条，雕塑般俊美的脸庞都让人一见难忘，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微微泛着忧郁的眸子，一张纯粹东方的面孔配上一双韵味十足的眼睛，不能不说是造物主的一件完美作品！

海外滩
离奇
私人公寓
争产丑闻
调查
苏雨
隐藏
天堂之翼
名画
线索
案件
查清
以身犯险
真正目标
卷入
幕后
欧阳硕

纷纷扬扬的雪花，轻盈地飘过海关大楼那哥特式的尖顶，打着旋，轻轻落在黄浦江畔的石头围栏上。冬日黄昏的外滩，一片死寂，一眼望去，除了灰色的天空和阴沉的江面，只有寥寥几个有兴致的游人撑着伞在闲逛。

独坐在江边长椅上的谢婉仪伸出手掸掸自己黑色长皮衣上的雪花，轻轻舒了口气，继续目不转睛地盯着不远处过街地下通道的出口。她戴着黑色墨镜，围着鹅黄色长丝巾，更衬得肤色白皙胜雪，别有一种冷艳孤傲的美。

等了一会儿，她那红润的小嘴不耐烦地撇着，泄露了内心的焦急。忽而握紧忽而放开的右手更显出她正在努力按捺自己的情绪。

她在等一个人！一个应该今天在这里出现的人！随着海关钟楼上的罗马字大钟一格一格缓慢地移动，谢婉仪觉得自己内心正一点点变得像飞雪中的江水一样冷。

突然，地下通道里传来了一声沉闷的响声！

谢婉仪陡地站起来！不好！是枪声！她立刻拔腿朝枪声方向跑去，一边跑一边用眼角扫视着周围。

“任何紧急的情况下，你都必须随时注意周围的情形，尤其注意你的背后有没有射来的冷枪！当你跑的时候，必须拼尽全力，如果有一分一毫的迟疑，可能就会被敌人占了先机！”

如此紧张的一刻，谢婉仪脑海中不知怎么闪过父亲的话。

短短十秒钟，谢婉仪就跑到了地下通道入口，她略微停了停，拔枪在手，沉着快速地顺着楼梯方向一步步走去。

这是一个昏暗狭长的通道，空无一人，只有几盏路灯亮着幽幽的光。谢婉仪贴着墙壁疾步走去，目光警惕地四处扫视，耳边只有自己轻轻的脚步声和有些急促的呼吸声。

痛苦的呻吟声，正隐隐地从左手边黑暗的角落里传过来。谢婉仪循着声音疾步跑去。

一个男人正蜷缩着身子靠在冰凉的墙壁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殷红的血正缓缓地和他的指缝中渗出。

“小白，你怎么样？是谁伤了你？”谢婉仪忙收起枪，蹲下身急切地问。男人——不，确切地说——他还是个大男孩，年轻的脸庞上现出极度痛苦的表情。

“谢警官，我——我今天去外白渡桥见那个买家，谁知道刚刚到那里——就被一个男人袭击——他一直跟踪我到这儿——他下手很狠，枪法很准，我被他打了两枪。后来，后来，我也打了他一枪，他逃走了——我想我一定是暴露了，他们知道了我的卧底身份——”一阵剧烈的痉挛让他说不下去。

“小白，你别说话了——我马上打电话叫救护车——”谢婉仪一边轻轻抱起她的头靠在自己胸前，一边腾出手来掏口袋里的手机。但，小白却拼命抓住她的手，竭力凑近她的耳边，哆嗦着嘴唇说：“Madam，我，我在天堂之翼里待了一年，只见到过一次他们的大哥，但是没有看见脸，我只看见，只看见——”

小白的喘息声越来越粗，眼神却渐渐涣散开，抓着谢婉仪的手也慢慢松开了。

“小白，小白——你醒醒，不要睡，不要睡。”谢婉仪使劲摇晃小白，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。死亡的影子，已经开始渐渐爬上小白毫无血色的脸庞。

“噤噤噤——”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地下通道的另一头传来。谢婉仪猛地抬起头，一群穿警服的人正疾步而来，她这次来到上海是秘密行动，除了直接上司刘警司外没有其他人了解内幕，大陆公安怎么会得到消息呢？他们居然来得如此迅速。

谢婉仪正在诧异，一个矮小敦实的中年警官已经走到她面前，轻轻问：“你是香港来的谢警官吗？我们是上海市刑警队特别支队，我是邱云升队长。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”

谢婉仪微微点点头，指指昏迷不醒的小白：“这是我们的一位卧底警官，请赶快把他送到上海最好的医院进行救治。”

中年警官忙回头挥挥手，不一会儿就有几个人把小白抬起来往通道口走去。

“我想是我的上司重案组黄警司通知你们我的行踪的，是吗？”谢婉仪望着被抬走的小白，总算松了口气，和这位邱队长寒暄道。

“黄警司并没有直接通知我们警方。而是怕你有危险，通知了你的一位老朋友，正好他在我们警队做客，于是我们就一起来了。”邱队长有些神秘地笑笑。

“我的老朋友？是谁？”谢婉仪此时脑海中闪过几个人名。

“是我。”一个正蹲在墙角检查着什么的青年男子抬起头，冲着谢婉仪微微一笑。他俊朗的脸庞，高挺的鼻梁，线条清晰的嘴唇在暗淡的灯光中一掠，就像记忆

中的一道闪电划过。

苏雨！

谢婉仪心头一震，差点脱口而出这个她一直念念难忘的名字。但随即她咬了咬嘴唇忍住了，只是忽闪着水汪汪的大眼睛，轻声地说：“原来是你。”

苏雨这才起身，缓缓地走了过来，伸出一只手：“谢警官，还记得我吗？”

谢婉仪握住那只温润的手，竭力让自己的声调显得轻松：“当然记得你这位神探了，自从上次那件雨蝶号上的案子后，你又帮助刘警司破了好几件悬案，他天天都在警队拿你做榜样激励我们的伙计。只是我后来被派去英国受训半年，没机会再和你合作破案，等我回来时，听说你又突然去了非洲做义工。总是擦肩而过啊，不过我还没忘记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凯撒大教堂。”

谢婉仪一说完凯撒教堂就有点后悔，因为她捕捉到了苏雨眼中一抹稍纵即逝的黯然神伤。怎么就这么口无遮拦呢？谢婉仪真的有点恨自己的直率性格！

可是，苏雨似乎并未注意到她内心微妙的变化，微微蹙起眉头：“哦，我最近才从非洲回来，这次来上海协助邱队处理几起案子。黄警司知道我在上海，担心你的安危，所以打电话给我，让我和上海警方今天来外滩协助你和那位卧底的警官，可惜我们还是来迟了。”说着，他转身缓缓走到刚才小白躺过的地方，默默凝视不语。

邱云升这时走过来问道：“谢警官，请问你们这次来上海是不是为了调查‘天堂之翼’这个秘密组织。”

“哦，是的，我们这位白警官是直接从警校选拔出来完成卧底任务的。”谢婉仪连忙收回自己纷乱的思绪，回答道：“反黑组的刘警司是他的直接上司。我们内部有规定，卧底警探都是单线联系的，这样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。小白进入‘天堂之翼’组织快一年了，也逐步得到了他们的信任。本来，一切都很顺利，今天他按照组织里的决定，独自去外白渡桥和一个军火贩卖集团的人接头。只要完成了这次任务，他就可以得到‘天堂之翼’首领的信任，接近他，搞清他真正的身份——这也是我们香港警方的最终目的——一举破获整个‘天堂之翼’组织。我这次来上海正是为了这件事，因为刘警司还有其他重要的事情走不开，就让我代替他来和小白接头。我来了以后，是通过申江晚报上的一则招聘启事和他联系上的。这也是他和刘警司事先商量好的——他发布招聘启事，我假装去应聘，我们电话通过一次话。他用暗语告诉我，今天在外滩码头交易后，将军将会亲自来接货，到时候他可以通过随身携带的微型摄像机录下将军的样子和声音，然后再到外滩见我，把资料传递给我。可是，没想到超过约定时间半小时小白还没有来，我感觉情况不

对，突然听到地下通道里的枪响，等我跑过来时，他已经中枪倒地了。据他昏倒前说，那个袭击他的男人是从外白渡桥开始跟踪他，到了这儿才向他开枪的，而且，那个人也中了他一枪，逃走了。”

“看，那个男人就是在这儿受的伤。”苏雨冷不丁地插了一句，谢婉仪和邱云升忙扭头望去，苏雨已经踱到了地下通道的另一边，指指地面说。

谢婉仪和邱云升连忙走过去，定睛一看，原来地上留着一滴滴暗红色的液体。

邱云升蹲下，用手沾了点放在鼻子下嗅了嗅。

“是血迹！”

“这儿还有两个脚印，下面也沾到了血迹，应该是那个行凶者留下的。”谢婉仪扫了一眼靠墙根的地面。

“一个身材很健壮的男人，身高应该在一米八以上，最特别的是，这两个脚印一深一浅，一轻一重，说明这个男人是个跛子。”苏雨的话让邱云升和谢婉仪都不由得再仔细看了看那两个脚印，果然如他所说。

“会不会是那个男人被小白打伤了腿？小白昏过去之前说打中了他一枪。”谢婉仪低声质疑。

苏雨摇摇头，用手指向顺着墙根的一路血迹：“不会。看这些血迹的形状，都是一滴一滴椭圆形的，肯定不会是伤到了大腿，那样血会顺着腿往下流，应该形成一滩一滩的血迹。血从离地面 50 厘米以上的高度落下时，边缘部分会很不规则，有很多小突起。以这样的高度推算，应该是这个凶手的手腕或者手臂部位受了伤。这个男人应该本来就是跛腿。”

谢婉仪蹲下再仔仔细细地看看，不由面露钦佩之色。

邱云升呵呵笑着说：“小老弟啊，秦阳早就告诉我你是人体电脑，果然是什么刑侦方面的知识都难不住你啊。”

苏雨忙摆手：“那是王刚秦队他们在拿我开玩笑呢，从储存记忆的角度上讲，人脑哪能跟电脑比。”

“那你知道在我们西九龙警署里，女警员们私下都叫你什么吗？”谢婉仪走到他身边，浅浅一笑。

“什么？”苏雨也有几分好奇。

“靓仔神探。”谢婉仪轻轻吐出四个字。

“哈哈，这倒是实至名归的。”邱云升和周围几个刑警都不禁笑了。

苏雨也颇有几分无奈地笑笑，女人被人夸奖漂亮自然是开心，但是大男人被人

称为“靓仔”却未必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。

这时，一个年轻刑警急匆匆地走了过来：“邱队、雨哥，你们看，那边墙壁上找到一颗子弹，嵌在墙上了，费了半天劲才取出来。”说着，他递上一颗尖尖的弹头。

苏雨、邱云升、谢婉仪都忙凑过来看。

“银色弹头，稀罕物啊，难道是……”邱云升顿住，望了望苏雨。

苏雨眼中闪过一抹异样的光彩：“特制的子弹，银色，完美的流线型设计……没错，这枚子弹的主人应该就是他——武士！”

“武士？”谢婉仪惊诧地提高了声调，“难道就是那个传说中的‘天堂之翼’的绝顶杀手武士？”

“除了他谁还会用这么昂贵的子弹呢？据说这样的子弹每颗造价都高达好几十美元。‘天堂之翼’里的二号人物，据说他最喜欢各式新型的武器，为此不惜一掷千金。”苏雨缓缓地说。

“武士是‘天堂之翼’组织里轻易不会出动的杀手，这么说，他们已经知道小白是警方卧底了。”谢婉仪似有所悟地说。

邱云升转向她说：“早就有国际刑警方面的情报，说‘天堂之翼’的手伸到了上海，看来果然不假。最近一年上海的有组织犯罪发展得很快，现在看起来是有‘天堂之翼’在背后给予巨大的财力支持。谢督察，我们沪港两地的警方需要互通情报，共同合作，才能尽快破获这个罪恶组织。”

谢婉仪表情沉重地点点头，回答：“正是为了破获这个庞大的组织，我们已经先后派出了多名警员去卧底，三年前有位姓江的警员已经打入了‘天堂之翼’内部，却突然被杀。这次反黑组的刘警司特意从警校选择了个生面孔小白，小白有正义感，甘愿冒险做卧底，连他妈妈生病都没机会回香港去探望。可是现在……”

此时，她心头最大的担忧是小白的生死。似乎是三年前的那一幕再次重现：一样的神秘追杀，一样的重伤倒地，一样的鲜血直流，一样的生死未卜。难道这真的是自己的宿命？谢婉仪不禁激灵打了个冷战，但她竭力掩饰着自己的不安。

现场勘察工作基本进行完毕时，邱云升的手机大声地响了起来，他接过电话，眉头紧锁，面色黯然。

“邱队长，小白他……”谢婉仪心里猛地一沉。

“情况很不好，医院方面还在尽力抢救，白警官曾经苏醒了一会儿，提到要见谢督察你。”

谢婉仪一时脸色煞白，身子不自觉地摇晃着。苏雨轻轻扶住了她，说：“我送

你去医院。”

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，谢婉仪不明白自己的心为什么会战栗。该死！男友死后消逝的那种感情再次回到她身体里，她害怕自己已经深深沉沦在那双清澈的眼中。

当苏雨的白色本田车刚刚开到中山路口时，邱云升的电话来了，苏雨默默地把手机递给副驾驶座上的谢婉仪，紧紧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。

车窗外夜色渐渐降临，大片大片的雪花不断扑打在行人的脸上，闪烁不定的彩灯和绿油油的圣诞树在白色的背景里美得不太真实。

今天是平安夜，满街的年轻情侣正甜甜蜜蜜赶着去参加圣诞派对，可是，那个年轻的香港警员永远也不能再给他心爱的女孩送上一束玫瑰了。

“小白，不，不——”谢婉仪拿着手机呜咽难言，突然，她挂掉电话，摇下车窗，伏在车窗边失声痛哭。苏雨继续开着车，眼眶也不自觉地湿润了。

“又到圣诞同度圣诞，白雪纷飞飘到各处，大家齐心共享贺诞，又到圣诞同度圣诞，愿主基督赐福与你，歌声齐唱欢欣贺诞。”一阵悠扬的圣诞歌远远从街边某家饭店里传来。

夜风凄冷，雪花飞舞，这一晚注定是个难以入眠的圣诞前夜。

第二天，苏雨要在上海市刑警队度过一个忙碌的圣诞节。他帮着邱云升处理完一起大学里的情杀案，一切证词证物都归入档案准备移交检察院。两个人披上外套走出暖烘烘的办公室。

“苏雨，香港的那位女警官今天来办理遗物认领手续时情绪好些了吗？”邱云升边拉开黑色越野车的车门边问道。

苏雨皱了皱眉头：“好些了，昨晚痛哭了一场，情绪平复了不少。今天手续办完后就等着香港那边来人和她一起把小白的遗体带回去，警队会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。”说着，两个人坐进了车里。

邱云升发动了车子，重重叹了口气：“唉，听说才22岁，从警校出来后就直接去卧底，连警服都没穿过一天，就这么没了，让做父母的怎么接受得了。更重要的是，香港警方为了查这个‘天堂之翼’，已经连派两名卧底，先后都殉职了，线索就此断了。那个神秘莫测的将军和武士真面目究竟如何？小白的卧底身份为什么会暴露？是不是香港警方内部有内鬼？这些都是未解之谜啊。”

苏雨双手抱肘，靠在副驾驶座上，默默点了点头。“天堂之翼”这四个字像一道开启记忆之门的魔咒。

往事如车窗外依然飘散的雪片，不断滑落心间，忽而清晰忽而模糊：旋转木马上深情相拥的身影，美人泪，雨蝶号上飞旋着的白色长裙，宋紫妍美丽无瑕的脸庞……

“苏雨，到了！发什么愣？”车子猛地刹住了，邱云升拍拍他的肩膀。

苏雨忙回过神来，扫了一眼惊诧地问：“这是哪儿？喜来登酒店，我不是今晚去你家吃晚饭吗？”

邱云升眨眨眼：“今天是圣诞节，小青年们都出去过节了，我儿子早就跑得没影了。你也该和同龄人一起放松一下，哪能陪我这个老头子过啊？”

“可是我在上海不认识什么人，”苏雨说着，望了望酒店晶亮高耸的观光电梯，微微一笑，“不过，这儿应该住着一位我的熟人。”

“聪明！不愧是靓仔神探！”邱云升还不忘打趣他一下。

当苏雨在酒吧的一个角落里找到谢婉仪的时候，她正瞪大眼睛要酒保给她开第N瓶啤酒。那个身材瘦小的酒保畏畏缩缩的似乎是在小声说她喝得太多了。

“叫你倒你就倒，废什么话！”谢婉仪猛地一拍吧台，引来周围许多人的目光。

几个打扮时髦的年轻男子试图过来搭讪劝解，被谢婉仪一把推开：“我花钱买酒喝关你们什么事，谁再过来多事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一时酒吧里的人们都议论纷纷：“这个妞真辣。”“说话像是广东那边的。”

谢婉仪气冲冲地站起来想往外走，不料脚步不稳，一个踉跄，要不是被一只有力的手给扶住，差点就摔倒了。

“谁？”谢婉仪只觉得头疼欲裂，抬头望去。

苏雨正朝她微微一笑。原来他笑起来竟有浅浅的酒窝，让那张俊朗的脸庞骤然显得有些孩子气。

“是你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”谢婉仪酒虽醒了大半，但心头有股莫名的晕眩。

“走，我们去吹吹风。”苏雨说着，扶着她，两人一起走出了嘈杂不堪的酒吧。

白色本田轻盈地飞驰，在夜风中越过灯光迷离的闹市，拐过几条冷清的街道，奔向远处黄浦江开阔的江面。

谢婉仪默默地坐在副驾驶座上，从摇下的车窗望出去，东方明珠如坠落在浦江边的一颗巨大泪珠，晶莹夺目。

“你怎么会知道我在酒吧？”她突然问。

苏雨一边熟练地把车拐进一个岔道，泊好，一边耐心地说：“很简单，邱队长跟你通话时，我听见他提高声调跟你说了两遍我会上去找你，挂掉电话还嘟囔了一句说你怎么老是反复问他同样的话，这说明你那边的环境肯定比较吵，不会是在房间里，既然没离开酒店，必然是在什么娱乐场所里。你一个人在上海，没什么熟人，应该也不会唱KTV。游泳、按摩这些都不会太吵。以你说话颠倒这一点和你目前的心情，我判断你应该在酒吧，所以直接去了十楼的酒吧找你，其实这些推论都是在我脑子一瞬间完成的，你问起来，我仔细一说，才觉得还真是一个完整的连环。”

谢婉仪拿掉安全带，跳下车，认真地望着他：“你真厉害，怪不得刘警司老说，你是破案方面的天才，果然什么事都瞒不了你。可是这样一来，别人和你在一起也会很累，觉得没什么隐私可言。”

苏雨耸耸肩，竖起黑色风衣的衣领，一甩头：“走，去江边吹吹冷风，你的酒也会醒得快点！”

耳边还是那寂寞的江水拍击之声，眼前还是这繁华绚烂的高楼灯火，只是谢婉仪现在的心情和两天前已是大相径庭了。

雪下得小了些，只是轻轻柔柔地飘落在两人的头发和衣服上。

谢婉仪甩甩染成浅栗色的短发，把皮大衣裹得更紧了些，才缓缓开口：“苏雨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是想让我到这儿来追思一下小白，谢谢你的这片苦心。”

“想哭就再哭一场吧，有些事憋在心里久了会生病的。我知道小白的死让你想起了三年前你男朋友的那件案子。”

苏雨轻轻的一句话让谢婉仪的心猛地震颤起来，她一扭头，盯着苏雨，大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男朋友的事？别告诉我这也是你通过什么蛛丝马迹分析出来的？”

苏雨也转过头，静静地望着她，温和地说：“其实我在西九龙警署帮着刘警司办案的时候，就听说你男朋友是为了追查‘天堂之翼’组织而殉职的。我这个人分析起事情往往过于理性，一时忘了提起这件事会让你非常痛苦，对不起。”

谢婉仪轻轻摇了摇头，眼中多了些亮晶晶的东西，她吸了口气，半晌才说：“云峰和我是警校同学，毕业后又一起到了西九龙警署，他办案子很拼命，一钻进案情里去常常连吃饭都忘了，所以大家都叫他‘拼命三郎’。三年前，他接了个骗取巨额保险金的案子，一位家资丰厚的吕姓老太太孤身一人，无儿无女，就雇了一名年轻的女护士照顾她的生活起居。一年后，这位老太太买了一份巨额保险，受益人正是这个女护士，而且她还立下遗嘱，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遗赠给这个女护士。”

苏雨插嘴道：“谁知，这个老太太没隔多久就意外身亡了，而这位女护士在拿

到全部财产和那笔巨额保险金后就立马人间蒸发了。就算警方搜遍全港岛也没法再找到她了。”

“怎么，你听说过这个案子？”

“不是，我猜的，这是‘天堂之翼’一贯的作案手法。已经被捕的司徒风就是这样，他们一般行事前就会准备好逃遁的方法。可能是易容，冒名顶替他人，又或者就是逃往遥远的海外。总之，他们不会再以原来那个身份出现了。”

谢婉仪很钦佩地点头说：“不错，云峰当时的判断和你一样。他也怀疑是‘天堂之翼’的人做了这件案子，所以他马上去查了那个女护士的来历：她来自美国的一个护士培训机构，那边的资料也只能查到她是个孤儿，是华裔家庭出生而已，其他就什么也查不到了。正在云峰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一个绰号叫烂仔明的线人突然给他打电话，说是有这件案子的重要线索，但是要他带50万港币去一家咖啡屋和他单独见面。这样做是违反警局内部规定的，可是，云峰为了查明案子，就没有向上级汇报，从自己的银行卡里取了五十万港币去咖啡屋见了烂仔明。谁知他们见面之后，烂仔明拿了钱刚刚走到一条街的街口，就被一辆迎面开来的黑色轿车撞得当场断了气。”

说到这儿，谢婉仪顿了顿，眼神中浮起一层深切的忧伤。苏雨了解她的心情，并不插嘴，只是静静听着。

“据当时去调查的警员告诉我，云峰那天并没有开车，他从咖啡馆出来后，是步行到地铁站的，买了张去油麻地站的票，上了地铁。后来在他衣服口袋里发现了宝庆银楼的取货单，他在那里定了一枚钻戒，打算在第二天我生日时向我求婚，可是他永远也拿不到那枚戒指了。他没能走下那班地铁，当车子开到红磡站时，上来了两个旅游团，车厢里一下子拥挤了。当车子到达下一站时，人群呼啦一下走出车厢，云峰突然倒在地上，他的脖子，他的脖子——”

谢婉仪的嘴唇突然颤动起来，半晌才轻轻说：“他的脖子上被人用很薄的刀片割开了一个大口子，血都喷在了车厢上。赶到的警员抱着他时，他根本说不出一个字来了。”苏雨的眉头紧紧拧成了疙瘩，仿佛那个在地上捂着脖子痛苦挣扎着的男子就在眼前。

谢婉仪转过头，凝视着夜风中起伏不定的江面，幽幽地说：“他没支撑到救护车赶来，没有留下一句话，等我赶去医院的时候，看到的只是白床单下一具冰冷的尸体而已。三年了，我一直在告诉自己那只是一场噩梦，云峰只是移民了，或者是爱上了别的女人，离开了我。可是，昨天，亲眼看着小白就那么死在我面前，我突

然意识到云峰是真的不在了，就像这雪花，落在江水里，消失了，再也不会回来了。”她的声音越来越低，渐渐变成呜咽之声。

苏雨轻轻拍拍她的背，谢婉仪猛地扑在他肩头，哭声变成了大声的抽泣。

苏雨一动不动，任她倚靠着，好一会儿，才温和地说：“那就相信他已经变成了天上的一个星座，像古希腊神话里的那些神祇一样，当你思念他时，就仰望天空，他总会在那儿发光。”

谢婉仪缓缓抬起头，顺着苏雨的目光望去，在黑漆漆的天空上，果然有几颗小星闪着微弱的盈盈之光。是否，苏珊在身旁这个男人的心里也成了那样的永恒之星呢？谢婉仪想问，但最终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默默点了点头。

“我们一定能查清‘天堂之翼’组织，不管是你男朋友，还是小白，都不会白白牺牲掉。”苏雨的眼神中充满了某种灼热燃烧的东西，温暖而坚定。

“滴滴滴……”手机声骤然响起，两个人都不约而同低头去看自己的手机。原来是邱云升打给苏雨的，他在电话里语气很急切。

“有案子？”谢婉仪睁大眼睛问放下电话不断沉吟的苏雨。

“嗯，衡山路一幢高级公寓里发生了命案，邱队说得很含糊，似乎是有个歌星被杀了。”

“我也要和你一起去！”谢婉仪的眸子里闪出了一丝倔强之色。

“好吧。”苏雨颇有些无奈地笑了笑。

两人到达紫丁香公寓时，黄色的警戒线已经拉了起来，几辆警车停在雕刻精美的黑色大门前。

苏雨朝几个年轻刑警扬了扬手，就带着谢婉仪径直走进了幽静的院落中。

这是一幢奶黄色的四层尖顶洋楼，白色的落地窗，白色的罗马柱，微微低垂的白纱窗帘，一派富贵安详的气氛。

但是苏雨他们俩一踏进玄关，就嗅到空气中飘荡着一股隐隐的血腥味。一个身体健硕的男子直挺挺地趴在通往二楼的楼梯口，背上插着一把蓝色把手的短刀，流出的鲜血浸透了身下的印花地毯。

“一刀毙命！力道很大啊！”谢婉仪微微震惊地说道。

苏雨没说话，绕到尸体旁，蹲下身侧着头仔细查看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是日式短刀。”

“眼力不错！这就是主人自己从东京吉田家买回来的一把日式短刀。”邱云升从左边的客厅里迎出来，脸色凝重地说。

“吉田家，那可是东京最著名的刀铺，看来这家主人相当富有，而且酷爱刀具。”苏雨起身，点点头说。

“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会死在自己收藏的刀下，真是悲剧！”谢婉仪在旁感叹了一句。

苏雨摇摇头：“不，这个应该不是这间屋子的主人，看他的皮肤黝黑，手臂粗壮有力，左前臂上还刺着一个蓝色的锚的图案，应该当过很长时间的水手，而不会是一个长期待在演艺圈里的人。”

“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这双眼睛！这个只是他忠心耿耿的保镖阿来，里面的死者才是屋子的主人！”邱云升说着，用手一指客厅。

苏雨和谢婉仪疾步走了进去，两人不由一愣，如果要找一个词来形容这间屋子，那就是，极尽奢靡！

墙上的金色贴纸，全套的土耳其式的华贵陈设，色彩鲜艳、图案夸张的转角沙发，雕着精美花纹的陈列柜里摆放着许多金光熠熠的华美工艺品。但最吸引人眼球的，还不是这些，而是高高挂在墙上的一张巨幅照片！

一个全身白衣，头发染成金黄色的男子正双手插在口袋里微微而笑！他高挺的鼻梁，清晰的嘴唇线条，雕塑般俊美的脸庞都让人一见难忘，但最迷人的还是那双微微泛着忧郁的眸子，一张纯粹东方的面孔配上一双韵味十足的眼睛，不能不说是造物主的一件完美作品！

“杰克！罗永俊！原来是他！”谢婉仪惊诧地轻声说。

“对，就是那个曾在香港红极一时的歌星！后来他突然引退歌坛，来到上海定居，买了这处以前某位大亨的小公馆，进行了重新装修改造，就成了现在的紫丁香公寓。”邱云升跟进来，缓缓说。

“那他现在在哪儿？”谢婉仪环顾四下，并没有发现罗永俊的尸体。

“他在这儿。”已经踱到壁炉前的苏雨沉声说。

谢婉仪忙转身望去，目光刚好触到壁炉中那团焦黑的物体，惊得“啊”的一声叫了出来：“邱队长，他……他就是罗永俊？”

邱云升默默点点头：“根据鉴识科刚才现场给这具焦尸做的DNA比对来看，这具尸体应该就是罗本人。不过从技术层面上说，也可能是罗永俊的孪生兄弟或者是与他有血缘关系的男性直系亲属。但是，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，他是个孤儿，从小生活在日本，二十岁左右到香港通过歌唱比赛进入演艺圈，没有任何兄弟姐妹，只有罗子鸣一个儿子，另外在香港还有个女儿，是第一次婚姻前妻所生。所以这壁